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刊物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集刊



藏学 学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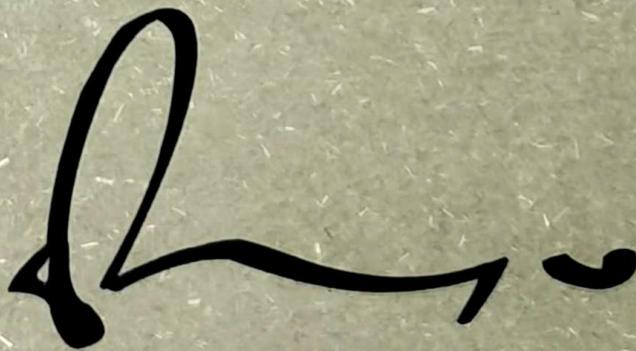
བོད་རིག་པའི་དུས་དེབ།

JOURNAL OF
TIBETOLOGY

总第 25 辑

2021 (2)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编



中国藏学出版社

བོད་རིག་པའི་རྩལ་དེབ།
藏 学 学 刊
Journal of Tibetology

主编 霍巍 石硕
常务副主编 张长虹

编辑委员会

(以姓氏拼音为序)

主席 巴桑旺堆 (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

委员 才让太 (中央民族大学)

霍 巍 (四川大学)

石 硕 (四川大学)

沈卫荣 (清华大学)

熊文彬 (四川大学)

张 云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多吉旺秋 (德国汉堡大学)

范德康 (美国哈佛大学)

马休·凯普斯坦 (法国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
美国芝加哥大学)

滕华睿 (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

谢 萧 (法国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

编辑 陈 波 嘎尔让 华青道尔杰 (张延清)

许渊钦 杨清凡 玉珠措姆 (金红梅)

张长虹

编务 孙昭亮

བོད་རིག་པའི་རྒྱུ་རྗེ
藏 学 学 刊
Journal of Tibetology

Editors-in-chief Huo Wei, Shi Shuo
Deputy Editor-in-chief Zhang Changhong

Editorial Board Pasang Wangdu (*Chair, Tibet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China*)
Tsering Thar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Huo Wei (*Sichuan University, China*)
Shi Shuo (*Sichuan University, China*)
Shen Weirong (*Tsinghua University, China*)
Xiong Wenbin (*Sichuan University, China*)
Zhang Yun (*China Tibetology Research Center*)

Dorji Wangchuk (*Hamburg University, Germany*)
van der Kuijp, Leonard W. J. (*Harvard University, U.S.A.*)
Kapstein, Matthew T. (*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France; University of Chicago, U.S.A.*)
Tuttle, Gray (*Columbia University, U.S.A.*)
Scherrer-Schaub, Cristina A. (*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France*)

Editors Chen Bo, Gaerrang,
Pelchan Dorje (*Zhang Yanqing*),
Xu Yuanqin, Yang Qingfan,
Yudru Tsomu (*Jin Hongmei*), Zhang Changhong

Editorial Assistant Sun Zhaoliang

四川马尔康市丹达伦寺壁画的初步调查

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物考古研究所

内容摘要：丹达伦寺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市，是卓克基土司家庙之一。寺内经堂一层内、外壁保留有大量壁画。内壁正壁绘释迦牟尼佛及上师像，两侧壁绘护法神等，从图像内容看与格鲁派和宁玛派有关。外壁以十四尊佛像和一尊菩萨像为主体，周围绘制礼拜众等。从图像中的世俗人物所着服饰及图像艺术风格推测壁画绘于清代，结合文献所记该寺庙修建的历史，壁画应绘于 17-18 世纪。该寺庙的发现为马尔康地区宗教发展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丹达伦寺，又称西索寺，全称“西索贡丹达林”（མའི་སོ་དགོན་བཟུན་དར་གླིང་），意为“西索寺弘法洲”。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市马尔康镇西索村一组东南角，东临纳足河，其余三面紧邻民居（图一），地处东经 102°17'32.36"、北纬 31°51'57.7"，海拔 2670 米。丹达伦寺属藏传佛教宁玛派，2004 年作为西索民居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列为四川省第六批文物保护单位。2014 年，马尔康市文体局委托具有资质的第三方公司编制了《西索民居文物保护规划》，中对寺院进行了简单的测绘及壁画病害评估，但并未对寺院及其壁画进行详细的测绘、辨识及调查。2020 年，阿坝州文物考古研究所以壁画数字化保护项目为契机，对其进行了详细的测绘和壁画三维扫描，现将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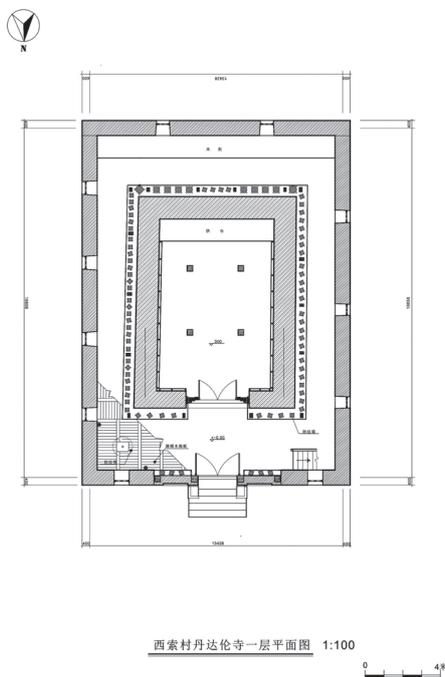


图一 丹达伦寺位置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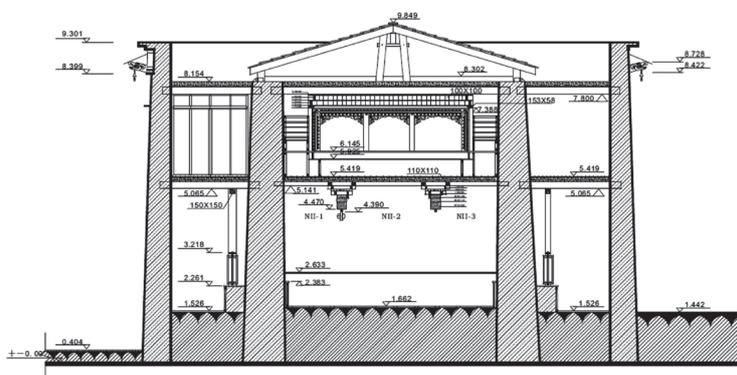
一、建筑及壁画概况

（一）建筑概况

丹达伦寺为藏式传统单体石木结构建筑，通高 13 米，共三层。坐南朝北，占地面积 278.32 平方米，面阔 14.2 米、进深 19.6 米。第一层平面布局呈“回”字形，中心为经堂，围绕经堂有一周转经回廊（图二）。经堂面阔三间、宽 7.34 米，进深四间、长 10.2 米，中心四柱呈天井式布局直通二层，内部梁、柱、枋通体髹漆，柱头及托木彩绘莲瓣、缠枝花等纹饰，拼木地板。南侧靠墙为通铺石砌佛龛，外包木装板，宽 1.18 米、高 1.2 米。佛龛上供奉泥塑 3 尊，主尊释迦牟尼佛，左右两侧分别为四臂观音和莲花生大师。北壁中部为对开木门，宽 3.17 米、高 3.02 米；门面彩绘、沥粉团龙等图案，木



图二 丹达伦寺一层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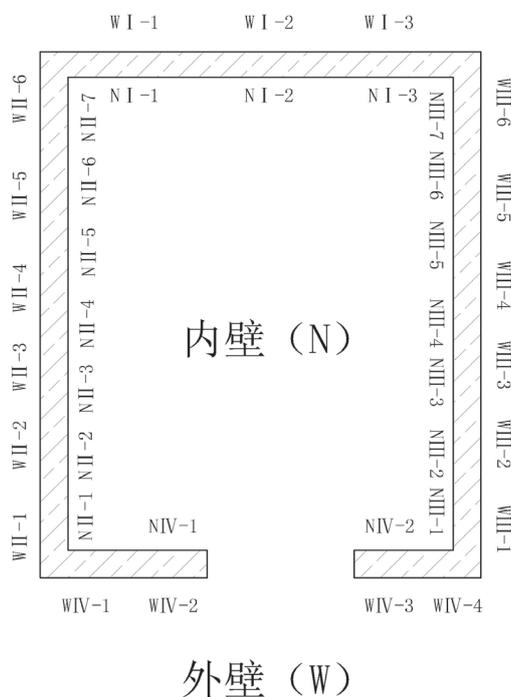
图三 丹达伦寺立面图

雕堆经、莲瓣作门套。经堂外壁设转经筒一周。转经廊采用封闭式结构，四面墙上开有外小内大梯形木窗，窗宽 0.6-0.68 米。北侧为门厅，外墙正中设对开木门，木门两侧石砌半墙，其上置转经筒，门厅西北角建现代折角木梯通往二层。二层原平面布局整体呈“回”字形，现除东、北两侧保留原外挑式木结构及内部经书架外，其余部分已分割

成多间现代功能性用房。北侧房间为会客厅，面阔 6.75 米、进深 4.87 米，现代隔扇窗；东侧房间为密修室，面阔 3.75 米、进深 5.84 米；中心天井部分两侧为壁柜式经书架，南侧为佛龛，主尊供奉释迦牟尼佛。三层原为藏式平顶结构，几经改建，现为钢结构金顶，作经堂用（图三）。

（二）壁画概况

寺内壁画主要集中在经堂一层的内、外壁（转经廊）、经堂门枋及门厅内壁东北角（图四）。壁画的绘制采用传统技艺，先在石砌墙体表面敷约 3 厘米厚的草拌泥做地仗层，然后再抹泥浆，最后作画。经堂内、外壁通铺绘壁画，内部于 20 世纪 60 年代曾作为公社仓库使用，因此整体保存较好，仅有局部受损。外壁亦通铺绘壁画，由于受到不同程度的烟熏损毁，局部漫漶不清，其中西壁的两铺壁画因墙皮（地仗层）剥落，已缺失。门枋内、外满铺壁画。门厅东北角两壁（大门）壁画受损严重，除东壁上段、北壁下段靠窗处依稀可辨外，其余零星分布，不可辨。门厅二层北壁、密修室东壁原有少量壁画，现已不可辨。



图四 丹达伦寺一层壁画分布示意图

二、壁画辨识

内壁壁画的题材有释迦牟尼佛与十六罗汉、莲花生及格鲁派传承祖师像，无上瑜伽部母续与父续的护法神，观音、绿度母等。外壁题材有四大天王、释迦牟尼佛与礼拜众等。为方便描述，本文将经堂壁画分为内（N）、外壁（W）两部分，并按主壁（I）、两侧壁（II、III）及门侧壁（IV）编号。

（一）内壁壁画

经堂内壁共由 19 铺壁画组成，其中主壁 3 铺，两侧壁（东、西壁）各 7 铺，门两侧（北壁）2 铺。壁面的顶部绘有一圈白底点彩帷幔花边装饰；底部的装饰可分为四层，在各尊像的下方绕墙一周有一道红色边框，墨书藏文题记；红底题记框下方为白底佛塔，连续描绘“八大佛塔”组合；再下为一周黑底金线，金线上金刚杵和串珠图案交替出现；最底层为五彩莲瓣装饰。顶部和底部的装饰之间、壁面的中央位置描绘各铺尊像，下面按照主壁（南壁）、东壁、西壁和北壁的顺序依次介绍。

1. 主壁（NI）

主壁前有塑像，壁画局部被遮挡。由东至西共绘 3 铺。

第一铺主尊（NI-1）为宗喀巴大师。该铺壁画保存情况较差，左侧墙皮部分剥落，左上角完全损毁，水渍严重。宗喀巴戴黄色尖顶僧帽，内着僧衣，双手于胸前结说法



图五 宗喀巴图像



图六 贾曹杰·达玛仁钦图像



图七 克主杰·格勒贝桑布图像



图八 NI-1 下方的题记

印，各持一莲茎，莲花自双肩处升起，上托经书与宝剑。全跏趺坐于莲台上，莲台下为须弥座。右上方有上师像一尊，头戴黄色僧帽，左手托宝瓶，右手于胸前结印（图五）。须弥座两侧有两尊相向而坐的上师像，结合题记，这两位为宗喀巴大师的弟子，与之一同构成师君三尊组合。左侧为贾曹杰·达玛仁钦（ཇུལ་ཚབ་དར་མ་རིན་ཚིན། 1364-1431年），右侧为克主杰·格勒贝桑布（མཉམས་གྲུབ་རྗེ་དགེ་ལེགས་དཔལ་བཟང་པོ། 1385-1438年）（图六、图七）。

这三尊像下方的题记自左至右依次为：

། ཇུལ་ཚབ་ × × × × །ག་གསེལ་པའ་ × །

། ཇུལ་ཚབ་ཇུ་བཟང་རྒྱ་ར་སུ་མ་ཉི་ཀྱི་སྐྱེ་ལྷོ་ལྷོ།

། མཉམས་གྲུབ་དགེ་ལེགས་དཔལ་བཟང་པོ་ལ་གསོལ་བ་འདེབས་ཕྱིན་གྱིས་བསྐྱོབས།（图八、一〇）

第二铺主尊（NI-2）为释迦牟尼佛，身色为金色，左手施禅定印持钵，右手施触地印，全跏趺坐于莲台上（图九）。莲座两侧侍立二弟子。画面保存较好，仅有零星剥蚀。

释迦牟尼佛的两侧环绕分布着十六罗汉，每侧绘有八位罗汉，均为典型的藏式罗汉；两侧罗汉的下方还绘有布袋和尚和达摩多罗，构成十八罗汉的完整组合。释迦牟尼佛右侧的罗汉自上而下依次为持拂尘的因揭陀尊者、右手结印左手持拂尘的伐那婆斯尊者、双手结禅定印的阿氏多尊者、右手说法印左手结禅定印的跋陀罗尊者、双手持金耳环的迦理迦尊者、右手期克印左手持拂尘的伐阁罗弗多罗尊者、双手持宝石绳链的迦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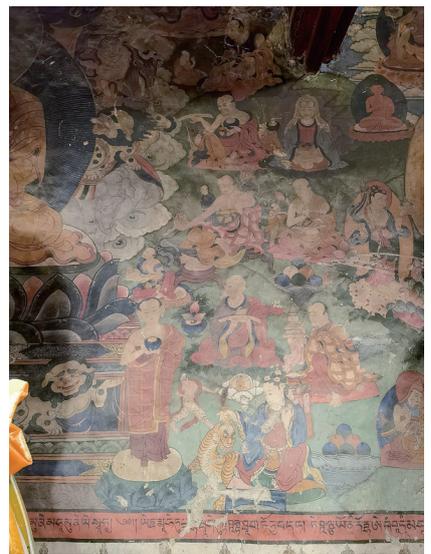
迦伐蹉尊者、双手结禅定印的迦诺迦跋罗堕阁尊者。最下为布袋和尚，大腹便便，右手持金色念珠，左手持桃状物（图一〇）。释迦牟尼佛左侧的罗汉自上而下依次为持吐宝鼠的巴洁拉尊者、持王冠的罗怙罗尊者、双手结禅定印的注荼半托迦尊者、右手持经书左手托钵盂的宾度罗跋罗堕阁尊者、右手结说法印左手持经书的半托迦尊者、右手持宝



图九 释迦牟尼佛图像



图一〇 释迦牟尼佛右侧的罗汉图像



图一一 释迦牟尼佛左侧的罗汉图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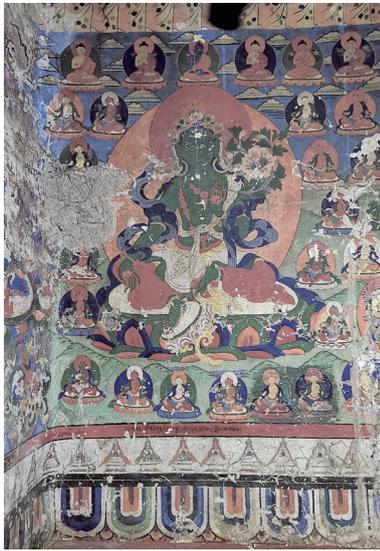
图一二 NI-2 下方的题记



图一五 东壁壁画配置图

第一铺主尊（NII-1）为绿度母，绿色身，一面二臂，身后有圆形头光和椭圆形身光。头戴花冠，左手持花，右手下垂置于右膝上施与愿印，身具八饰，自左肩至右肋斜披帛带于腹部系结，下身着丝裤，双腿游戏坐于莲台上。四周绘度母小像 20 尊，组成二十一救度母。画面保存状况一般，左侧局部有剥落（图一六）。

绿度母下方的藏文题记为：༄། ཨྲ་རེ་རུ་ཏྲ་རེ་རུ་རེ་སྣ་ཏ། སེང་ལྷེང་ནགས་ཀྱི་སྣོལ་མ་ལ་ན་མོ།།，系绿度母心咒及名号（图一七）。



图一六 绿度母图像



图一七 NII-1 下方的题记



图一八 十一面观音图像



图一九 NII-2 下方的题记

第二铺主尊（NII-2）为十一面观音。保存情况较好，部分题记被黄泥覆盖。白色身，十一面八臂。十一面自下而上按“3-3-3-1-1”方式排列，最下三面中间白面、左侧红面、右侧绿面；中三面为中间绿面、左侧白面、右侧红面；上三面为中间红面、左侧绿面、右侧白面；再上为一蓝色忿怒面，面上绘三眼；最上为红色阿弥陀佛像。戴宝冠，佩耳环，饰臂钏、手镯等。主双手于胸前合十持摩尼宝，左侧三手自上而下依次持花、弓箭、宝瓶；右侧三手持念珠、法轮、施与愿印等。上身外披绿色天衣，下身着丝裤，跏趺坐姿于莲台（图一八）。舟形身光。胁侍相向立于两侧，左侧绿色身，右侧蓝色身。周围绘身色不一的菩萨8尊，根据持物及手印判断为救度八难观音。

十一面观音下方的藏文题记部分剥蚀，局部不可辨：༄། × × × × བཞེ་ལྷོ། ལུགས་རྗེ་ཆེན་ པོ་བཅུ་གཅིག་ལལ་ལ་ན་མོ།，意为“……叭咪吽，顶礼十一面大悲”，系十一面观音的心咒及名号（图一九）。

第三铺主尊（NII-3）：阿弥陀佛。保存情况一般，零星剥蚀。红色身，一面二臂，面相浑圆，双耳垂肩，额间白毫，颈饰三道。双手结禅定印、捧钵，钵内置宝珠。内着僧祇支，外着袒右袈裟。全跏趺坐于莲台上，身后有圆形头光及身光。主尊前面供奉有五妙欲、钵。画面下部中央是无量寿佛、尊胜佛母及白度母组成的长寿三尊（图二〇）。

阿弥陀佛下方的藏文题记为：༄། ཨོ་ཨ་མི་ཏཱ་མེ།，系阿弥陀佛的经咒（图二一）。



图三〇 西壁壁画配置图

一尊，右手放耳边作聆听状，推测是米拉日巴；下方为四善逝（图二八）。

尊像下方有藏文题记：༄། ཇོ་ཞུང་བཟོ་རྒྱུ་ལྷོ་ཞུང་བཟོ་བའི་ལྷོ།，系密集不动金刚经咒（图二九）。

3. 西壁（NIII）

西壁由北至南共绘有主尊像 7 铺，内容整体排列布局与东壁一致（图三〇）。

第一铺主尊（NIII-1）：千手千眼大白伞盖佛母。保存情况较差，右侧及题记处墙皮剥落。白色身，千面，最下五面从左至右为红、黄、白、绿，最后一面已毁，不可辨。



图三一 千手千眼大白伞盖佛母图像



图三四 药师佛图像



图三五 NIII-3 下方的题记

第四铺主尊 (NIII-4): 宏光显耀大日如来。保存情况一般, 墙皮局部剥落。黄色身, 菩萨装, 依据图像特征判断, 该铺主尊为胎藏界大日如来。双目微闭, 头束高发髻, 戴五叶宝冠, 颈饰三道, 双手于腹前结禅定印, 斜披白色帛带, 戴宝珠项饰, 披绿色天衣, 下身着裙裤, 全跏趺坐于莲台上。双层圆形头光与身光。莲台下为红龙妙吉祥(文殊)、大力金刚、白胜乐金刚等眷属(图三六)。

尊像下方有藏文题记: ཨོམ་མཁས་མཁྱེན་བླ་མོ། ཨ་ས་མེ་བ་ད། རྩ་མ་རྩུ་ཏུ་ཀུ་ཅ་ག་དེས་ཏུ་འོ། ལམ་གྱི་ཨོམ་མཁས་མཁྱེན་མོ། མཁྱེན་མོ་མཁྱེན་མོ་མཁྱེན་མོ་མཁྱེན་མོ།, 系宏光显耀大日如来经咒(图三七)。



图三六 宏光显耀大日如来图像



图三七 NIII-4 下方的题记



图四二 时轮金刚图像



图四三 NIII-7 下方的题记

尊像下方有藏文题记： $\text{། ཨོཾ་ཤཱི་ཧཱུྃ་ཉི་མཱུ་ཧཱུྃ་ཡེེ།}$ $\text{དཔལ་དུས་ཀྱི་འཁོར་ལོ་ལ་ན་མོ།}$ ，系时轮金刚经咒与名号（图四三）。

4. 北壁（NIV）

北壁壁画分布于殿门两侧，各绘护法神一尊。

东侧主尊（NIV-1）：六臂大黑天。保存较差，剥蚀严重。蓝色身，一面六臂，头戴骷髅冠。上身带人首花环及蛇索，最上二臂展开白象皮，左右两侧第二臂因壁画部分脱落，持物均不明；左侧第三臂托颅骨碗，右臂持钺刀。下身着虎皮裙，右展立姿于莲台，脚踏白象。身后环绕火焰纹身光。眷属分布于四周，可辨有宝帐护法、吉祥天母、大黑天等。尊像下方有藏文题记： $\text{། ཨོཾ་བཙུན་མཁུ་ཀལ་མ་གྲོ་བཟུང་བ་ན་ཡ་ཀེ་ཧཱུྃ་ཧཱུྃ་ཡེེ་ཡེེ་སྐྱེ།}$ ，系六臂大黑天经咒（图四四）。

西侧主尊（NIV-2）：二臂阎魔。保存较差，剥蚀严重。蓝色身，牛首，头戴骷髅冠，三目。上身赤裸，身披人头花环，垂于下腹处，左臂下垂持绳索，右臂上举持骷髅杖。下身着虎皮裙，半蹲于蓝灰色水牛背上。水牛下方为一赤裸人身。主尊左脚上蹲坐遮文茶天母，蓝色身，身披璎珞，左手捧嘎巴拉碗，托举至阎魔面前，右手后举，持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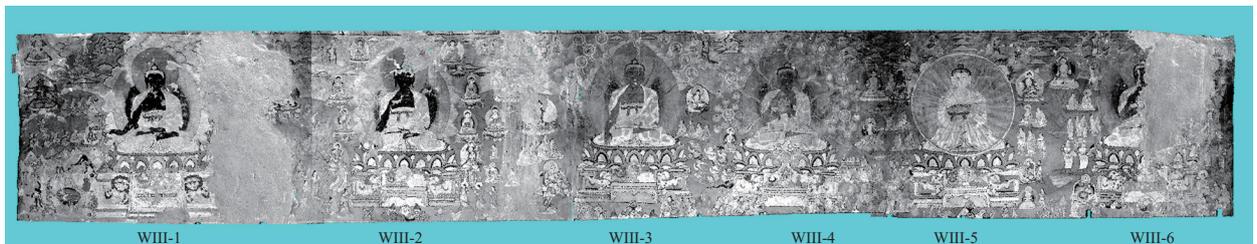
尊，身披天衣，持法器；右侧八菩萨旁边绘尊胜佛母，三面六臂；主尊右下角绘金刚手，左下方绘着世俗装供养人与僧人，皆面向主尊，做礼拜状。壁面左侧一铺主尊像为菩萨装，身份不明，黄色身，面相浑圆，双耳下垂，戴耳环；头梳矮发髻，戴五花冠；颈间饰三道，内着红色坎肩，外披绿色天衣，下身着丝裤；佩饰臂钏、手镯与脚镯，双手结说法印，双脚结跏趺坐于莲座上；其身后绘圆形身光，外层装饰一圈未开敷花朵，上方绘云纹。在其周围绘四臂观音、天人、僧人形象等，僧人面朝主尊，做礼拜状。壁面右侧一铺绘制的也是释迦牟尼佛，手印和面相与壁面中央的主尊像一致，画面背景相对单一，主尊两侧下方为供养人（图四六）。



图四六 外壁南壁壁画配置图



图四七 外壁东壁壁画配置图



图四八 外壁西壁壁画配置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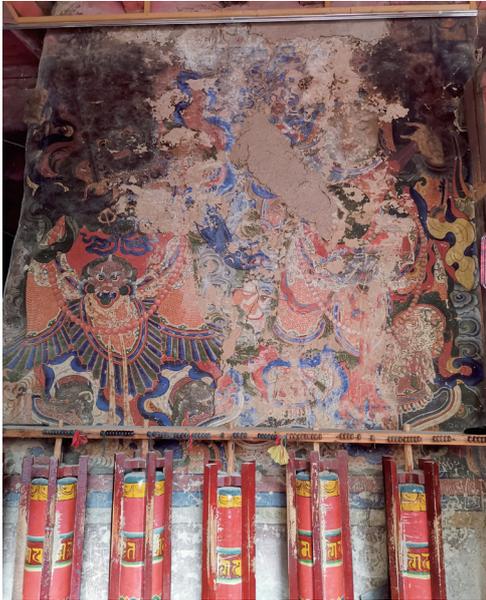
外壁东壁由北至南，共绘制壁画 6 铺（WII-1~6）。第一、二铺上段被烟熏，局部漫漶不清，其余保存较好。主尊皆是施不同手印的释迦牟尼佛。第一铺与第二铺主尊皆为左手结禅定印，右手结说法印；第三铺主尊左手施说法印，右手结与愿印；第四铺主尊双手结说法印；第五铺主尊左手结说法印，右手结触地印；第六铺主尊结说法印。周围绘菩萨、僧人，莲座下方绘供养人等（图四七）。

外壁西壁由北至南，共绘制壁画 6 铺（WIII-1~6）。保存情况较差，损毁严重。第一铺主尊为释迦牟尼佛。左手禅定印，右手手心向下朝右伸，下方为手捧供物的僧人及世俗供养人；在供养人下方绘地狱变，红色基底，罪人置于俎板，两边各有一鬼持斧，作切割状；旁边为剑山、火海等；最下方为热釜内有罪人在其中浮沉，旁侧二鬼持棍搅拌；释迦牟尼佛左侧壁画脱落，情况不明。第二铺主尊为释迦牟尼佛。左手禅定印，右手触地印；莲台下方各有一胁侍菩萨；主尊右侧绘佛像 4 尊，左侧绘 3 尊，应为过去七佛，每尊佛像的莲座下方绘二法轮。第三铺主尊释迦牟尼佛手印与第二铺主尊相同，区别在于从身后升起 9 尊小像；主尊下方绘供养人。第四铺主尊释迦牟尼佛，结说法印，在其身后升起七组佛像，外绘圆圈，每组中间一大圆圈外侧七个圆圈，圈内绘佛像。第五铺主尊释迦牟尼佛双手结禅定印，自其心间放大光明。第六铺主尊释迦牟尼佛，左侧部分被毁，手印不明；在其周围绘礼拜的僧人，莲台两侧绘四大天王（图四八）。

北壁共绘有 4 铺壁画，两侧各两铺天王像，组成四大天王。东侧壁画保存情况较差，中心部分剥蚀，上段被烟熏，局部漫漶不清。可辨识有增长天王（WIV-1）与持国天王（WIV-2）。增长天王右手持剑，持国天王双手持琵琶（图四九）。西侧为多闻天王（WIV-3）与广目天王（WIV-4）。多闻天王右手托吐宝鼠，左手持伞盖（幢），广目天王托举覆钵式佛塔。四天王面部皆有藏人特征，着甲胄，蹬藏靴，武士形象，画面以顶天立地及火焰身光的表现形式突出其威武之感（图五〇）。

外侧回廊壁画，除了门两侧的四大天王外，共由 15 铺主尊像组成，包括释迦牟尼佛像 14 尊和菩萨像 1 尊。该种组合较为少见，释迦牟尼佛常见组合为三十五佛、佛传故事等。该铺壁画周围以礼拜众为主，但不见佛传故事的相关情节，仅可判断与释迦牟尼佛有关。此种构图方式推测或许与其所属教派、画派相关。同样的图像组合，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发现有一套与其基本一致的唐卡¹。该幅唐卡为一套十五幅，每幅唐卡绘一主尊，共有十四尊释迦牟尼佛和一菩萨像。唐卡绘制与回廊壁画基本一致。唐卡的年代为 19 世纪，来源地为西藏，具体的信息暂且不明，有待进一步研究。

1 见喜马拉雅艺术资源中心网站 <https://www.himalayanart.org>，文物号为 No.36334-36348。



图四九 外壁北壁东侧壁画



图五〇 外壁北壁西侧壁画

（三）其他区域壁画

其他区域的壁画主要分布于经堂门枋上、门厅及二层。门枋内 4 铺、外 5 铺，横向分布，均有不同程度烟熏破坏，局部模糊。其中内侧大致可辨，由西至东分别是黑布禄金刚、财续母（财源天母）、黄布禄金刚及白布禄金刚，尊像之间以珠宝等供物隔断（图五一）；外侧由西至东除第一铺迦楼罗、第二铺是护法神外，其余不可辨。门厅东壁上段依稀可辨为六道轮回图、北壁上段在左、右上角各有一着世俗装骑马（牛）形象人物，下方藏文题记略残，左侧为“ཡུལ་ལྷ་××”，右侧为“ཡུལ་ལྷ་སྐུ་མེ་འོ（或ཡུལ་ལྷ་སྐུ་མེ་འོ）”，意为“本土神□□”，推测为本地神灵。下段左下角是一位印度人牵绳的形象（推测是“阿扎热牵象”图），其余零星分布，不可辨。门厅二层北壁，密修室东壁原有少量壁画，受人为因素影响，仅零星分布，不可辨。据管家介绍，一层西北角原亦有壁画，数年前改建为折角楼梯时被破坏，内容不详；二层北壁是六长寿和米拉日巴上师图，东壁是密宗护法神。



图五一 门枋内侧壁画

三、相关讨论

（一）壁画的年代

寺院经堂内、外壁壁画整体以绿色为基底，主色调为红、蓝、白等。笔者根据其内容，绘画风格等初步分析，主要有以下特点：1. 壁画整体线条流畅、色彩鲜亮，尊像法度精准，建筑等配饰融入汉地元素，属典型的成熟时期勉塘画派绘画风格，同时融合吸收了其他画派的部分特征；2. 尊像间的胁侍及眷属等多按固定仪轨进行搭配，如无量光佛下配置的长寿三尊及释迦牟尼佛身边的罗汉像等；3. 本土元素较明显，本地神、供养人面部具有藏族人特征，留长辫，着长袍等传统藏族服饰，具有明显的清代地域风格，较之马尔康新门底佛塔壁画中初露端倪的本土化风格更直接、干脆；4. 图像中纳入各教派共同的本尊神，表现出阿坝、甘孜等地壁画固有的多教派融合特点，如密集不动金刚、大威德金刚、大轮金刚手及胜乐金刚通常作为格鲁派的重要本尊，喜金刚通常作为萨迦派和早期格鲁派的重要本尊，时轮金刚为觉囊派和格鲁派的重要本尊。

同时，在《马尔康县文史资料》中明确记载了第五代土司甲尕尔兵（1512-1571年）在位期间，与砍竹（今梭磨乡砍竹村）喇嘛罗尔伍创建了西索寺。“西索”为藏语译音，即官寨哨兵之意。解放前西索寺属于土司的物资集散地，居住者都是与土司有直接联系

的人，如科巴（差人）、手艺人等²。据载，之后第六代土司泽旺恒周（1572-1617年）创建了额日果日丹旦宁寺，“他是土司甲尔兵的儿子。泽旺恒周娶妻杨忠哈姆。土司夫妇组织创建了额日果日丹旦宁寺”，但相关文献中并未说明其具体位置。西索寺的正式名称“西索贡丹达林”和“额日果日丹旦宁”寺名发音相近，故两座寺院为同一座的可能性更大。

综上所述，笔者推断寺院始建于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期间经历过重建或搬迁。结合其绘画风格及世俗人物服饰特点，初步认定壁画属于17-18世纪作品。

（二）宗教环境及教派融合

马尔康是四川阿坝州各县（市）中涵盖宗教派别最多的地区，以苯教、宁玛派、觉囊派及格鲁派为大宗，兼有萨迦派、噶举派等，寺院也以苯教、宁玛派和格鲁派的寺庙为众。“根据1958年的调查，当时有格鲁派寺庙34所，包括大藏寺、马尔康寺等；宁玛派寺庙47所，包括觉那寺，那不尔加斯当寺等。”³该寺官方公布为宁玛派寺院，但观察其内部供奉的主尊，除宁玛派莲花生大师外，还有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故笔者重点对宁玛派及格鲁派在马尔康，特别是卓克基片区的源流、传播进行简要梳理，以说明该寺创建的宗教背景。

宁玛派何时传入马尔康境内尚无定论，说法颇多，个别寺志中略有介绍，但其内容不尽相同，笔者在此不作深入讨论。传统观点多认为宁玛派的传入、传播与吐蕃时期的著名译师毗卢遮那（འཇིག་ཅན་ལྷ་མོ་）有着重要的关系。据称被称为“七觉士”之一巴果·毗卢遮那在8世纪时被流放至今嘉绒地区，他在马尔康县等地的修行传法为宁玛派

2 《马尔康县文史资料》载：“土司甲尔兵当政时期，他和砍竹喇嘛罗尔伍创建了官寨以东的西索寺庙。庙内建有喇嘛罗尔伍的灵塔。据传，喇嘛罗尔伍是黄教派，他的法力十分高强，他能指挥得动有誓愿的金刚手（菩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马尔康县委员会：《马尔康县文史资料》（第一辑），1986：118。

3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四川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马尔康及绰斯甲地区社会调查材料选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63：46。

教法传入之始，并首次在松岗和黑水两地创建了曲波罗布林寺即曲波寺和德晴朗寺⁴。传说与毗卢遮那相关的各类遗迹遍布于阿坝州马尔康、金川、小金等地。特别是今马尔康市查米村三队的毗卢遮那洞窟更是蜚声藏地。“他不仅将佛教首次传入这一地区并逐步向周边藏区特别是四川甘孜藏区和青海等地以及临近藏区的汉地部分地区扩展，还将旧译密乘中的核心法要大圆满法从马尔康这一历史上的多麦嘉绒地区回传至西藏等地，促进了佛教在西藏等藏区的弘传和兴盛，对藏传佛教的前宏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也为整个藏传佛教后来的发展尤其是宁玛教派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⁵佛教进入后弘期，宁玛派寺院噶陀寺于12世纪在白玉地方建立；17世纪时，在当地部落首领等权贵的支持下，一批具有影响力的宁玛派寺院如白玉寺、竹庆寺、协庆寺等陆续兴建，宁玛派在四川有了较大的发展。“其中甘孜白玉寺、塔工寺、噶陀寺、竹庆寺和青海白玉达唐寺、多·知钦寺对马尔康从法脉传承上影响很大并形成各自的传承区域和信众区。涉及甘孜白玉寺传承和青海白玉达唐寺传承系的寺院有二十六座，分布在梭磨、卓克基镇、马尔康镇、松岗、脚木足、日部、白湾、木尔宗和党坝九个乡镇中……”⁶。宁玛派自8世纪以来传入马尔康地区，经过长期的发展，在该地区特别是卓克基片区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格鲁派传入马尔康的时间线索较宁玛派更为清晰。格鲁派成立后，于15世纪传入阿坝地区，宗喀巴的弟子们到此传法、建寺，特别是察柯·阿旺扎巴（ཚཱ་ཁོ་ངག་དབང་གཤམ་པ་）和绒钦·格敦坚参（རོང་ཚེན་དགེ་འདུན་བྱུང་མཚན་）修建第一座寺院亚葛寺和最后一座寺院大藏寺等事迹，在宗喀巴大师传记、《安多政教史》中皆有记载。“格鲁派（黄教）于十五世纪由宗喀巴大师的亲炙弟子察柯·阿旺扎巴和茸钦甲纳巴（即绒钦·格敦坚参）传入州境。……并在安多和多麦地区创建了一百零八座格鲁派寺院，首座是亚葛寺（ཡག་

4 阿坝州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阿坝州藏传佛教开放寺院资料汇编》（阿坝州文史第三十一辑），2011：12。《马尔康县文史资料》也认为“罗尔依日拉波时期（约8世纪），藏族宁玛派大译师八戈尔·白诺杂纳来到查柯译经传教。在他以前整个查柯属原始宗教，本钵教。自他来后，多数地方改成宁玛教，从而创立了显教和密教。”参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马尔康县委员会：《马尔康县文史资料》（第一辑·四土部分），1986：6。《马尔康县志（1991-2005）》也记载：“白诺扎拉在卓克基查米半山自然岩洞里修行，著述极多。白诺扎拉（拉）在县境内先后修造寺庙5座。12世纪中叶，梭磨的茸青班，党坝的谢拉班拜甘孜白玉县噶陀寺噶当巴德协为师，学成归后在县境内修建寺庙。17世纪初噶陀寺高觉弟子龙珍根让谢拉班另立门户，创建白玉寺，先后在境内建寺27座。”马尔康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马尔康县志（1991-2005）》北京：方志出版社，2014：79。

5 阿坝州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阿坝州藏传佛教开放寺院资料汇编》（阿坝州文史第三十一辑），2011：12。

6 阿坝州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阿坝州藏传佛教开放寺院资料汇编》（阿坝州文史第三十一辑），2011：20。

མགོ་དགོན), 最后一座是今马尔康县大藏乡的大藏寺。该寺寺名‘大藏’二字, 意为‘齐备’, 就是以察柯·阿旺扎巴创建一百零八座寺庙齐备而得名……加之清乾隆皇帝两征大小金川后在嘉绒地区强行将大小金川及马尔康和理县等地的部分苯教寺庙及其信众区强行改信格鲁教派, 促进了格鲁派在州境的发展。”⁷

此外, 格鲁派在此地的发展还与卓克基土司家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以第三代土司南卡兵(1401-1447年)支持从西藏归来的察柯·阿旺扎巴在官寨以南修建察柯寺(ཚོ་ཁོ་དགོན་པ)为开端。“卓克基官寨以南的查果(纳足)寺庙, 在南卡兵土司的帮助下, 由阿旺扎巴组织创建的。该寺庙叫额尔单达尔基宁, 又名亚木果寺。寺内存放着阿旺扎巴(遗体)的灵塔, 灵塔内又装一千尊沙查(泥法砣)。”⁸直至清雍正时期的第十代土司三郎纳木吉(1794-1817年)时期, 都以推崇格鲁派为主。格鲁派自14世纪以来在马尔康地区, 特别是在卓克基土司的支持下, 在此片区得到长足的发展, 逐渐成为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宗教派别之一。

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格鲁派和宁玛派在卓克基地区在一定时间内并存发展。寺院管家及信众也认为“该寺创立之初系卓克基土司家庙之一, 一直在西索村内, 未曾搬迁。因卓克基片区内格鲁派和宁玛派都具有较大影响力, 为达到宗教及政治管理的平衡, 故在修建寺庙时有意将两派进行融合, 东壁体现格鲁派教义、西壁体现宁玛派传承。”但关于寺院是否搬迁过则有不同说法: “该寺座落在西索二村背后山梁上, 因地处西索村辖区而得名, 寺院原名叫‘俄尔尖旦培伦’, 系宁玛派, 始建于藏传佛教后弘期土虎年(978年)。该寺最初建在海拔四千多米的西索高山上, 因离信教群众居住地太远, 后迁至今之驻地。”⁹因此, 关于寺址, 推测有两种可能性: 一是未曾搬迁, 建寺之初是按照格鲁派仪轨进行规划建造, 但融合进部分宁玛派思想; 二是原寺院搬迁时, 格鲁派已占据主导地位, 但两座寺院仍合并, 归宗为宁玛派。

7 阿坝州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阿坝州藏传佛教开放寺院资料汇编》(阿坝州文史第三十一辑), 2011: 14-15。《马尔康县志(1991-2005)》也记载, “14世纪, 宗喀巴弟子察柯·堪钦阿旺扎巴在马尔康地区传教, 大兴格鲁派, 兴建寺院, 并将不少其他教派寺院改宗为格鲁派寺院。阿旺扎巴一生兴建108寺, 县境内大藏寺是其修成的最后一座寺庙。阿旺扎巴圆寂于马尔康纳足沟山坳之中, 后建庙造塔, 名查果(察柯)寺。”见该书第79页。

8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马尔康县委员会:《马尔康文史资料》(第一辑), 1986: 116。

9 阿坝州宗教局编印:《阿坝州宗教通览》, 1999: 115。

四、小结

丹达伦寺经堂壁画具有重要的文物、艺术价值，作为寺庙壁画遗存，相较唐卡年代更为明确。其壁画绘制精美，保存相对完好，对于研究勉塘画派及噶玛噶孜画派的绘画风格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作为宁玛派寺庙，经堂内同时绘制格鲁派上师及护法神，表现了清代格鲁派在马尔康的重要地位，影响着其他教派的发展，对于研究清代马尔康甚至阿坝地区教派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附记：本文得到西藏大学古籍研究中心夏吾卡先副研究馆员的尽心指导，特此致谢！笔者受学识所限，对壁画配置内涵、艺术风格等的分析研究很不充分，望有识之士予以指导帮助。

调查：李勤学 邓勇 泽郎头 潘莉 王扎龙巧利 卞全琴 王静 三朗罗尔吾

绘图：邓勇 李勤学

摄影：潘莉 王静 泽郎头

执笔：李勤学 卢素文 邓勇 潘莉 泽郎头

- ◆ 李勤学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
- 卢素文 四川大学博物馆馆员
- 邓 勇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
- 潘 莉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物考古研究所助理馆员
- 泽郎头 马尔康市文物管理所馆员